



喬龍谿詞序

邑人喬龍谿先生以僉事致仕後即擅詞名遠  
邇但稱其長於北詞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周  
官鞮鞞氏掌四夷之樂歌北方曰禁南方曰任  
有娥謠乎飛燕肇起北聲塗山歌於候人始為  
南韻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悽婉優柔均出  
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強而齊也故云北人不歌  
南人不曲其實歌曲一也特有舒放雄雅悽婉  
優柔之分耳吳歛楚些及套散戲文等皆南也

康衢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下逮金元套散雜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今朝廷郊廟樂章用北而不南是其驗也龍谿非惟能作而且善謳南詞時亦有之但非其所好以為非其所長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如康對山每赴席稍後座間方唱南詞或扮戲文見其入即更之其所刻泝東樂府南詞亦參錯其間以為止長於北是豈知詞與對山者耶龍谿歿已二十餘年遍索其詞總得數分之一款為刻之太少不成冊姑存之畧為一序於其前在日曾許為之序乃今以此副其托其詞語老健詞意新奇見者不問名姓知其為北人也所存雖少語云寧取碎金勿取錠銀况又有片玉顆珠出乎碎金之上者哉

### 詩禪又序

詩禪已有三序而體格尚有未盡者無嫌於重復再序之海嶼山人較定山陰羽客淵微肘密分為四體九格曰相體曰叶聲曰推理曰用事

是謂四體而九格則陽鳥戒曉星象拱辰蟄龍  
出水雙鳳朝陽行雲流水落花點地魚躍鳶飛  
風行草偃月照海棠各有解說附註其下有無  
名氏演為十四格撥雲見日寒谷生春梅影橫  
溪篆煙凝靄江涵鴈影鶴立鷄群蛛網漆絲金  
鈎雙控其六與羽客同而王荊公則據一段幽  
閒之地偃五尺兆吉之莎分為坐占鷗沙眠分  
擯草二格元僧本中峯又以雪隱鷺鷥柳藏鸚  
鵡月輪穿海竹影掃堦分為四格我朝柯狀

元潛謂謎句須覽觀事變通達古今切於事情  
則有黏皮帶骨之陋遠於事情則又有捕風捉  
影之嫌意是字真流於固執意借字巧流於變  
詐當深求隱僻之理過為詭異之行然不出乎  
日用之常亦云得謎之三昧者也予所著詩謎  
於體格多合間有否者拘於意句無如之何者  
也求其太較不失斯已矣如圍棊之三十二法  
切韻之十二門及三十二字母日用由之而不  
知知則高遍天下人而識盡天下字矣有志詩

禪者請以此意求之

張小山小令序

錄鬼簿謂人生斯世但以已死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身後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為猶愈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艷有不食煙火氣味又謂其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若是可稱詞中仙才矣李太白為詩仙非其同類耶小山詞既為仙迄今殆死而不鬼矣世雖慕之未有見其全

詞者予為之編選成帙亦有一二刪去者存者皆如錄鬼及太和二書所稱許以其生平鮮套詞因名之曰小山小令云客有以古劍歌示予者試猜為何代何如人予應以似宋元間人客曰是也元人也予曰若是元人絕似小山詞客乃大笑以為不錯分毫然亦有太白詩風骨予謂其各有仙才不信然耶詩錄於後未知識者是否姑記一時偶中之語如此將軍躍馬來南荒腰間古劍白練光鷲鵜塗香魑魅泣寒芒熠

熠勾陳蒼龍髯高掛珠堂月玉華曾拂樓蘭雪  
為君盡斫奸臣頭天狗三更下舐血此雖短歌  
然而句竒味長客退恐其誑予因點檢續文章  
正宗及文翰類選大成果是小山作小山名可  
久以路吏轉首領即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稅課  
局大使夫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歌曲多不平  
之鳴然亦不但小山如閔漢卿乃太醫院尹馬  
致遠為江浙行省屬鄭德輝杭州小吏官大用  
釣臺山長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不可勝  
計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  
國人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此  
其說見於胡彙溪所著真珠船因序小山詞而  
節取之以見元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也

喬夢符小令序

元以詞名代而喬夢符其翹楚也夢符名吉號  
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以詞擅場於至正間然  
以字行無問遠近識不識皆知有太原喬夢符  
云夢符不但長於小令而八雜劇數十散套可

高出一世予特取其小令刻之與小山為偶元  
之張喬其猶唐之李杜乎套詞又不忍輕去間  
亦選而取之附於其後不改小令原名以小令  
多而套詞少耳評其詞者以為若天吳跨神鰲  
喫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此特  
言其雄健而已要之未盡也以予論之蘊藉包  
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  
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為文自謂可  
與之傳神如夢符復生當必首肯未知覽者心  
服之歟或目笑之歟是未可定也

歌指調古今詞序

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  
俊而意足在當時皆可歌詠傳至今日祇知愛  
其語意自浪淘沙風入松二詞外無有能按其  
聲調者余因雪簑有作已摘集風入松詞矣而  
浪淘沙則自天朝以及勝國搜羅成帙不但  
唐宋而已名為歌指調古今詞校而刻之可由  
之歌詠唐宋詞而追繹古樂府雖三百篇當亦

不遠矣然浣溪沙浪濤沙名意亦相似而字格  
絕不同至於賣花聲則句句不殊無因扣作者  
名賢而問之當細閱詞學筌蹄及南北詞選冀  
或有得耳

送訓導督條岡應山東鄉試序

聖朝取士之制自鄉舉里選外鄉試凡三場初  
四書經義二論及詔誥表判三則策五道兼騎  
射書筭會試亦然 皇祖嘗謂中書省臣曰朕  
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

稱之士以資任用後選舉廢而騎射書筭亦不  
復試矣其途愈重其法愈嚴輔臣有條三事  
上請者正文體明寔錄慎考官 今上允而行  
之久矣言官近又有八事允而行之者多半餘  
悉遵照舊規而監臨同考官揭書出題不許提  
調監試干預以防漏泄此則 特旨也其減試  
士名數去生儒騰錄謹關防以革奸弊解原卷  
以便稽查乃八事中尤緊要者但有一事未備  
教官雖許應試而取之者少嘉靖十九年一人



二十二年一人是後更無一人在山東如此兩  
京他省計亦如此矣何以廣賢路而勵讀書人  
耶前此教官不得應試予嘗對禮卿言之曰官  
生天文生醫士醫生在冊食糧者下逮吏典承  
差各衛官舍軍餘陰陽人等俱許應試舉人作  
教者亦且會試而由貢作教者獨不可鄉試乎  
繼雖題破而少取似猶未慰人心有如鄙見所  
云然者矣條岡智先生由解州歲貢歷任章庠  
司訓督學公異其文將赴試濟南邑人素與之  
交厚如楊東里高鶴泉衆士夫先請予文壯其  
往不久又以予文賀其升予與之交厚不減邑  
人知之真而言之切望之重而祝之深連捷不  
但鄉舉大魁將作國賓使凡官於學校者知賢  
路不限而讀書益勵矣洪武甲子定鄉試之期  
而章程始備弘治甲子得主試之人而名士獨  
多際今嘉靖甲子士類沐化久而文運昌必有  
命世之賢不群之才出於其間古有名宦有流  
寓者因并其地著稱孰謂先生晉產也予邑顧

無聞見之資而風氣之助哉

陸歧泉奕世儒醫贈言錄序

嗚呼醫道淵微學豈容易世謂學寫費紙學醫費人費紙猶可言也費人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又謂儒無假而醫無真儒如無文學識見遇人一問及所司一誠試便知底蘊醫則依托脉理啜哄病家以為某經受患某藥可投偶中則以為已功君臣佐使倒行逆施不效則又給言服藥非法藥品不佳或事務動勞或氣怒衝突畢竟以製丸藥緩補緩攻以待元氣自復為辭又或買取異藥以作去計因而費人者多矣然儒亦有假而醫亦有真者必以為儒真醫假非通論也且以儒學醫猶以菜作麤宜其力省而功倍但讀書無成及作秀才不終者方去學醫以為安身之地糊口之資豈有不善為儒而顧善為醫者乎在此不能援儒而入於醫在彼亦不能推醫而附於儒若是者欲其不費人為胡可得哉古重世醫不三世者不服其藥草草學於一

時而歆以寄千萬人之命又胡可得哉岐泉陸  
生乃海鹽之澉浦人自元以儒醫著名入天  
朝有為本邑訓科者有為平湖訓科者有為太  
醫院冠帶醫士者舉族以醫儒為業者四五十  
人岐泉世其官官雖末世其業業更精所至傾  
囊濟人人無不倒履迎之者尤見重於宗藩  
及士大夫各有贈詩道其實其遠親武原許天  
民彙為一集名以陸岐泉奕世儒醫贈言錄予  
為之序其槩如此岐泉能讀人所未讀之書是  
以能醫人所不能醫之疾然吾有三疾焉岐泉  
或未之能醫也碁癖書癖煙霞泉石癖方書亦  
有治法否岐泉雖醫人所不能醫而吾惟從吾  
所好也

送蘭川魏太守入覲序

聖朝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而已親民莫如守令  
而守又令之率也守賢而令莫敢不賢者以其  
臨之近而知之真作好作惡難掩飾耳大凡入  
覲者見部守則司廳具揭以下惟總書員數守

由甬道下則兩墀守有鈴束所屬語下則直告以恪守矩法考守於缺房下則公堂之上此其禮獨隆而望之亦重矣天順庚辰政績卓異者欽 賜衣楮及宴於禮部方伯而下共十人而守居其三弘治壬戌六人而守居其二正德甲戌十六人而守居其六嘉靖癸未并未來朝者移文獎勞十餘人而守居其四至於愛惜人才慎擇守令分別繁難屢勤 聖諭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致治之隆上繼黃虞而陋漢唐宋

於下風明歲乙丑又當入覲之期矣酌行事宜更密題請考覈愈嚴濟南之繁難他郡莫有先之者蘭川之政績他守亦莫有先之者行將以其勞心字民以身率令之實畢聞於 朝將必舉行舊典而宴賚有加焉移文獎勞不足言矣考後缺多蘭川又久當超擢者外則藩伯內則京卿或復來東或舍東而去皆不可知而東人之望無窮僚友之情更切別駕陳文石通府馮後山節推劉默菴同書馳至中麓山齋命為之

文以導其行時急不能從容致辭聊為之達其情而塞其請如此其大公之政響應之才日後必有為去思碑者當更詳其事云

送見川劉尹朝覲序

馭吏之術莫重於朝覲克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其來已久至天朝而尤重先期以朝覲事宜開坐題請一咨戶部行都轉運鹽使司并各鹽課提舉司一咨兵部行行太僕苑馬二寺一咨工部脩衙廊及都察院行撫按催

趙賢否揭帖與夫合行禁約告示又劄付順天府下行所屬并宛大二縣一應供用物料一司舉事詢及各司一部舉事旁及各部而都院等亦在其中無非欲精嚴考察以惠安黎庶而已所以惠安黎庶者在守令天下守少而令多令又尤近民者也予在考功日正值朝覲考察郎中總其事一員外二主事各有司存而予分司縣令見其考語上多進士中多舉人下則多半歲貢此乃考官非考發身之途也而何太拘

如此然人材大畧三者亦庶幾定之與國初  
選舉之時大不同矣見川劉侯以名進士而令  
蠡縣以堪治繁而調吾章口談則開心見誠身  
教則閉閣思過蓋與古之賢令不相上下而在  
今日在東方則更首出下盡下情是以上有上  
考因其寔政非為其進士也將朝覲上京兩邑  
徃後計日報完人咸稱其敏而速恕而公而他  
政之可稱述者更多其僚佐以予知其政而異  
其才又嘗官考功司考察言有據而事能詳然  
侯已得上考矣予復何言惟願其述職畢日或  
以急缺風憲留選或以日月未及還任或荷新  
恩或施舊澤他年大行其志東人大被其休不  
但吾章一邑而已賢令難得即今天下之令俱  
如劉侯則天下平矣而各司之協力各部之轉  
行不為徒費文為朝覲而作蓋雖有他望而猶  
以此說為之結末云

送崖松曹典史應朝序

縣宰應朝必與首領偕往縣宰述其大者也首

領述其細者也縣宰賢而首領隨之首領賢而  
縣宰揚之脫有不稱而縣宰庇之是首領也者  
賴縣宰為之所也然裁減之處則以首領獨往  
此其所繫亦不為細矣崖松曹君乃首領之知  
名而蓮幕之出色者也下效本自上行南產能  
宜比俗不日將同縣宰應朝二尹趙小江三尹  
田杏川合詞索中麓子為之序其行今次較之  
往年太早已為府守縣宰序之矣兩日三序時  
促而辭窮然為守則言守為宰則言宰為首領  
則言止首領而他非所及也此行觀新殿之  
巍峩接官儀之整肅知存留者之喜慰而概罷  
免者之悲涼後將誇示其子孫於無窮人有官  
至藩臬猶未得應朝者或以臨期陞轉或以災  
傷保留或以事故離任而崖松以首領得與焉  
值朝政更清明人文愈宣朗此在往年乃常事  
而今日則為奇事矣

呂江峯集序

古有建安七子大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

有八才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稱詳其所作任忠齋以竒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力呂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澹唐失之軟弱而失之深晦者陳失之踈蕩與纏繞者乃趙與王也呂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貽楊德祖書備論同時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曆詩人各有評駁惟予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廁名於其間任有考功集熊有內外集并周易象旨決錄唐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堂二集各七卷而趙集十五卷予自雜著外集亦不分卷凡十二厚冊惟江峯不知其集之多少存亡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頗有次第已托桂陵胡子為之後序而以前序



屬予予方為其集繫心聞此不勝喜慰遂為之序其槩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雖為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摭平日所見詩則沉着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致不足以盡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 塞上曲序

軍中樂有短簫饒歌亦云鼓吹曲乃黃帝岐伯共作用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雖不以饒歌鼓吹為名而饒歌鼓吹實昉於此至漢始有其名

矣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歌以示喜魏晉則短簫饒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周宣帝革鼓吹為十五曲皆戰陣之事隋列鼓吹為四部唐增為五部魏晉視鼓吹獨輕牙門督將五校悉用之宋齊以後則甚重之矣其出塞入塞塞上塞下等曲皆由此肇端繼又變為從軍行苦哉行遠征人俱軍旅苦辛之辭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李延年所造又謂劉疇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

然西京雜記則言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是知高帝時已有之矣而塞上塞下則起於唐而塞上獨多王遵巖又以為七言四句樂府惟中唐有風人之致予曾兩使上谷西夏其軍情苦樂武備整廢頗嘗觸於目而計於心當時壯年便有鞭撻四夷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之志罷歸衰老不勝慨嘆值秋晴氣爽筆札可親遂作為塞上曲一百首自許能悉事宜極情狀語似有背馳者大抵泛言谷邊亦非一時其寔

塞不曲及出塞入塞從軍行鼓吹鏡歌等悉舉

之矣但一事而數百言或有一半句犯舊者力不暇反而才亦拘定背馳無害此則不免有媿耳昔在馬上愛唐詩數聯及宋詞一詠縱有還鄉夢猶聞出塞聲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愁營柳和煙暮關榆帶雪春詞則將軍白髮征夫淚云云每高歌不休聞者以為狂今狂亦不能矣况得如杜子美所謂狂夫老更狂耶

塞上曲後序

客有讀中麓子塞上曲者以序所稱引乃五言律詩非七言絕句與所作漫不相類中麓子率然應之曰詩在意趣聲調不在字句多寡短長也向出使日情與景會偶誦其所記者而已必欲拘拘於四句七言則唐人王煥之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摩詰塞晚每愁殘月苦邊秋更逐斷蓬驚常建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高適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王昌齡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其在今人如王廷相漢帝如今新好武左賢營部莫臨邊岳倫武帝雄心窮絕域張騫只解獻葡萄王慎中蘆管聲中千里月萬行征淚一時流每歲將軍臨大漠幾時天子悔輪臺雙轂流脂飛電迅至尊親降玉階推唐順之壯士從來不病死孤兒今屬羽林軍祇憐軍士猶寒色臘盡轅門不御裘數月虜中無動靜吉囊東去戰黃毛白世卿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

水飲駝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榆  
關千里秦雲暮羗管一聲漢月秋此其中選者  
特各舉其辭以例之追憶前遊恍如隔世事因  
為後序則儼然昨日事耳歲月頓增精神遞減  
薄遊猶懶遇走馬遲迴不敢即乘况有四方之  
志耶世之負宏才有雄略者幸勿效鄙人之坐  
老自棄云

賀邑令洙濱張君撫臺獎勵序

政必孚於下而後聞於上上必信其政而後獎  
其下孚與信非積久不可得洙濱張君之尹吾  
章也終數月耳即為撫臺鮑公之所獎勵鮑公  
履仕途將四十年事體既精而許可尤慎其轉  
任迴部也舉劾過嚴而獎勵無幾使洙濱履任  
及十月之期將如例舉之矣寧獨一獎而已釋  
褐而初服官指文而首視篆即孚而有聞信而  
膺獎齊民咸以慈父稱之老吏不敢以書生日  
之矣觀其氣溫而和心公而慈言簡而當貌美  
而恭知其養之有素將來出之無窮也初政更

新尚期其後其獎辭如此徵租有善法聽訟無  
遁情審役而後以平懲奸而奸自遠凡其更新  
之政不能悉舉過此以往覆庇日深比聞鮑公  
之所期待而實章人之所仰望者也章負虛名  
而賦差偏重近省城而供應獨繁民生貧瘁非  
一日矣譬之病人內傷外感悉有之須加以參  
耆苓朮徐徐調養以俟元氣自復而二病庶乎  
可除若拘泥吐汗下三法或以芫戟巴遂峻厲  
之劑投之命脉無不促者矣又嘗見郊園有樓

桑焉鳩鳩巢其上生有九子朝飼之自上而下  
暮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踰其次數月  
子成而各翔去以其均也惟緩與均正今日對  
病之藥而生育之仁也然古之縣令有名者或  
以戴星勤治或以彈琴卧治或以垂簾靜治或  
以拔葵廡治皆不外乎緩與均也即洙濱之兼  
才而占其後效章必富庶安恬雨後遍耕牛而  
月中無吠犬煙柳千家曉而風花百里春矣洙  
濱亦且優游閑雅訟簡鳥窺簾影靜而官清鶴

伴竹聲寒學道愛人牛刀暫試靈光貫斗龍劍  
高飛為科為道為天部郎為 當朝宰輔佐治  
天下有出乎所期之上者矣其僚友趙丞田簿  
以及張尉同詣予所請文以重其始以昭其盛  
予邑人也更期其大有所為以蘇民困遂為之  
文而不可辭

謝外科醫士洪石塘序

科分內外治外者兼內可也大凡患從內發外  
感者亦必及內至於瘡瘍更不當專以外科拘  
之也必觀其形勢察其脉理而為藥之主客緩  
急邪在表者托之邪在內者下之邪在上者清  
之氣血虛者補之故其藥品不同有代鍼琥珀  
等膏有葶藶椒仁等丸有清涼活命等飲有內  
托消毒金銀花等散有五香連翹黃連解毒及  
內疎十全大補等湯斟酌加減務與症對然後  
十分而可療數分之疾十人而收數人之功若  
如周禮所謂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  
下非所望於今之醫流也世人但有大小瘡瘍

腫毒即請外科醫調治其為醫者更不復問瘡之陰陽虛實惟用膏散塗貼或藥水掃洗間亦有取效者瘡無非熱其效者其微者耳若大毒在內不惟不能輕減且有逆而益其勢者矣人有一戲語可作捧腹開口之資戰士為流矢所中自左耳穿透右耳而露其鏃致一外科醫來用短鉅近耳旁而解之或以為其斡從何得出醫云了吾外科事憑君別請內科可也今之為外科者何異於是若夫癰癰則尤為難治多因氣怒憂思傷其心風熱邪氣傳於肝是以蓄結綿延而無已聖惠方巢氏病源論之最詳大要不過三十六種耳脉沉數者邪氣實也法宜導泄增寒潮熱或拘急者邪在表也法宜發散因怒結核者踈<sup>疏</sup>肝行氣腫痛脉浮數者清熱祛風脉瀦者補血脉弱者補氣潰而不斂者氣血俱虛也更須大補其用藥丹則薄荷丸則遇仙無比散則神効必効湯則散腫潰堅養榮益氣射干連翹斟酌加減猶治他瘡其蒜灸鼓灸與夫膏

貼藥洗亦猶他瘡且猶他醫也予家有患此者  
經數年及數醫小効而復起暫愈而轉加聞有  
清源寓客洪石塘屢試輒効有見其治人已痊  
者瘡痕尚隱約頸腋間遣使以禮致之一見即  
知源委用參芪內托當歸和血琥珀鐵圓膏敷  
外核出熱消舊散新平數月而全愈矣今將由  
客寓而返其鄉聊以備謝儀而述其事且以告  
夫世之有瘡患者幸勿攻外而遺內云君名時  
欽號石塘遇例考中太醫院醫士自始祖太師  
公宋初遷居徽郡之潛川世世治醫其所傳來  
遠矣

### 存友錄序

存友錄者錄予一人之作凡為雲峯王處士者  
皆總之也總而錄之以存其人人乃厚友存人  
所以存友也處士病將易箒矣神思不亂語言  
有倫子孫環侍左右詳囑後事畢尚有三事未  
遂一則不得與予面訣有所欲訴二則壽母詩  
文未及裝表成卷其三則予曾許唐人瑤池春



晚圖將以雪簞字書予壽詩於其間待雪簞來  
三事終當副其意垂死之際猶好文如此投其  
所好此存友錄之所由作恐久而遺亡此又存  
友錄之所由刻也首之以誌銘繼之以詩對及  
像贊祭文以備衆覽以見予情有傳說君與予  
亦有後言者殊不之信如有之亮亦無他性好  
褒彈人或大槩及之耳自顧素無惡行必無過  
貶之談感其存日好處太多不忍以其歿後從  
而薄之也此予由衷之語而亦相知者衆口一

辭云

存友錄後序

誦詩讀書謂之尚友走簡馳情謂之遠友把袂  
斷金謂之契友述往傳來謂之存友予與雲峯  
偕生盛世不須尚友同鄉共井又非遠友執手  
同心相交四十年蓋契友之最深者也爲之述  
其往事傳之將來于以常存而不朽因名其錄  
為存友非私之也惜不能為千萬言之作使存  
之又存耳如其身有遺行口無善言於其歿且

快之矣尚可錄而存之耶

追先法史錄序

魯藩竹村奉國將軍父靜翁遺墅隸馬青社有  
果菜之利不專倚常祿可為日用紙筆之資且  
同其母張太夫人寢園在焉每見夏木陰森秋  
果繁綴春風吹玉蘂冬雪滿瓊枝輒起悲思以  
父母所嘗手植兼且身遊之者也乃作為果友  
小傳命名追先法史錄傳為史中一體其法備  
於古人因思親有作是之取爾辱不遐遺緘示  
一冊且需為之序以光前徽中麓子受而讀之  
從而序之曰假名陳致道實飾虛如此撰製起  
自子虛非有昌黎毛穎而下其說長矣略舉素  
所見聞其不見不聞者宜更多矣如十處士歲  
寒四友香奩四友招隱十友山房十友文苑四  
賢林下十二子皆以傳名者也至於圖贊十八  
學士茶具十二先生見於欣賞編中而游文小  
史則更全備擬諸竹村之作其用意造語如出  
一轍項麒稱李中夫文辭偉麗思致深婉邵天

和稱陸奎章豪雋竒詭寓言於物而托義於人  
移之以稱竹村亦不為過縱橫文章之府戲游  
翰墨之場時出機警之辭而兼滑稽之論竊有  
志焉但才拘而未能病多而未暇也竹村所寄  
真可啓發才思而展舒病體林下思親者尤當  
寶其書常接乎目不釋其手可也若以為其文  
彌其事瑣其言怪則不足與語旁極變態而終  
不失正派矣

存友續錄序

存友錄之輯原為雲峯王處士續錄則為貞菴  
劉正郎劉故在前而聞訃在後使其如王故于  
家則將以劉為首而以王為續矣以聞訃作文  
為次非有厚薄其間王交如膠漆而劉則斯文  
骨肉也劉官居南北俸歷歲時其所樹立已自  
可傳然非吾之作作或無此輯將傳之不廣兼  
且不遠矣以其皆厚友也特兩存之耳更何分  
乎續與不續哉

存友續錄後序

大凡書有前後序前缺者後補之前晦者後明  
之出非一手各述所見吾之書冊前後序皆所  
自撰以懶於求人且人或不盡合鄙意耳至於  
文之拙陋有所不計期於達意而已存友續錄  
他無可言者憐其無後恐遂滅沒其人有此錄  
則存此人矣吾今六十有五尚未舉子自此以  
文為戒以後為重存吾神所以存吾後亦因以  
存吾人也

四世恩榮錄序

思齋霍公由甲辰進士初任永平節推屢有保  
薦三年考滿徵授柱史又滿三年同其父母并  
夫人得受勅封歷大理左右寺丞陞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改巡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取  
廸佐院連前任通考復職同其父母并夫人得  
受誥封未幾陞戶部亞卿兼僉都總理薊鎮宣  
大糧餉調南工部改南兵部連前任又三年考  
滿復職同其祖父母父母及夫人各得三品封  
贈兼廕一子為國子生上自其祖父母父母中

則其身與夫人下及其子蓋四世荐荷國恩  
因總而錄之名其刻曰四世恩榮錄少卿開先  
亦嘗濫叨恩典者讀之有感於衷為之恭題其  
首曰世徒知受恩之尊榮而不知錫恩之慎重  
他不必及只就霍公事觀之令甲載在大明會  
典四司職掌見行條例吏部條格與夫統官志  
者詳矣考滿除九年取自上裁其三六年者  
七品類引考覈引奏復職三四品堂上官單引  
復職例不考覈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三品初授  
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其封贈俱照依子孫  
見任職事七品本身父母及妻共二角軸四品  
亦止二軸三則三軸并四品俱用抹金應得封  
贈人員吏部循令以請下翰林院代撰制詞  
中書科閔軸書寫尚寶司奉寶以行勅用勅命  
之寶誥用制誥之寶仍以文簿各編字號用寶  
識之藏諸內府其制軸擇日通類御前頒給  
其不在京者本部領出收候各官親識及公差

人役責付代領交割其三品錄廕已經考滿得  
誥命之後所司必查其歷履叅之士論及有無  
被劾開具應廕子弟姓名年甲本處官司體勘  
房親揭照及有無詐冒廢疾過犯方得咨過禮  
部轉送國子監讀書其慎重如此得之者宜以  
為榮更當圖所以為報也霍公敷歷中外遷轉  
南北今以山東巡撫入為少司寇所至俱有成  
績著賢名不專細務之親自得大臣之體嗣是  
不但四世恩榮將必百世傳流矣君猶天也天  
恩難於為報不必高談遠索論語首篇兩言足  
盡之臣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相次兩會試  
即以命題其有以夫

贈長教劉文江春風時雨序

吾道一造化也師道權造化者也承師傳道則  
囿於造化者也故師非父也而有父之嚴師非  
君也而有君之尊其所以尊嚴者以其能傳道  
也今則傳道輕而舉業重官有內外尊卑訓導  
教諭學正教授助教提學祭酒司業侍講侍讀

以及師保傳三崇品無非為傳道計也故師道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殆矣至  
於訓導則職之末者也以專尚舉業之時而居  
學校微末之職百人之中鮮有一人能自振拔  
者德庠司訓文江劉君獨能逃於習而出其類  
觀其持己甚廉待人盡禮常却東脩而每濟貧  
士士有喪不能舉婦不能娶者則出俸貲以助  
之如陳在羆王維屏皆其所助之人也劉文耀  
等二十餘人因其調考無以為道路費乃懇請  
章守出官錢以利往來性雖不酒而善飲者則  
款於留情雖好詩而不能者則不之強家有垂  
白之母有子足可代養而數款告歸多士援而  
止之乃暫止耳料不能久奪去志也執經者不  
以問難為煩負笈者惟款文章日進雖講舉業  
而道學自不廢吟燈宵自苦而經笥晝無眠所  
謂閔西夫子經猶在水北山人價自高者也今  
陞齊東長教相去雖不遠而違教則不免矣諸  
生感其德而惜其別各為詩章以贈之題其冊

曰春風時雨風雨固造化之權也良師固囿於造化而實斡旋乎造化者也是後每遇春風被拂時雨沾濡寧能不動君父之情而切師生之感乎雖然坐明道之春風化夫子之時雨又當立伊川之暮雪敷教固在於寬而成教則在於嚴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惟劉君其以之

幸覽編序

西野袁翁嘗讀賢賢二集及與善存友三錄慨然長嘆曰與其死後多美不若生前幸得一覽

也予有感於其言遂從而順其意而樂其心凡今昔有作但為西野者總成一編題名曰幸覽不惟成編順其意而樂其心取名亦復順而樂之矣或曰生人而有身後書恐拂其意而疑於心又何順樂之有有答之者曰達人視古今猶一瞬死生無二致况五十不稱夭八十乃高壽止此不為促過此衆所期亦其所自期也諸作俱虛活祝頌雖謂之壽考編亦可也因述或人問答之語以見是刻編次之由并為前序傳示



後人

幸覽編後序

友以志同道合中麓子之與西野友也無不同  
且合者而詞曲尤甚焉邑人過許以為高山流  
水有知音白雪陽春誠寡和不但遊樂雲山並  
轡與夫笑談風雨連床其大略具於編中而詞  
曲更詳他刻西野有幸而覽此編中麓必不不  
幸而失良友云

賀藩吏李久夫序

張置官吏所以為民緣官設吏所以集事吏在  
外兩考給由到京分撥辦事滿日方撥當該上  
焉者五府提控六部都吏次者各衙掾史令史  
典吏司吏書吏門吏人吏胥吏攢典自從七以  
及八九品正從與雜職皆其選用之資格撥歷  
變例候缺轉參考揀放南告外援例則其經由  
之等次而重歷還役歇役畏避截點降撥轉發  
則除弊之條例也三考雖九年而實則十餘年  
猶未得官辦省祭與夫即搭選者矣歲月之久

案牘之勞風霜之險得完結成名者數十人而  
一人焉在內以府部為尊在外以藩司為重內  
親李久夫號臨泉者自負善書寫識權宜能幹  
辦方有為吏之意而親友皆勸之適投其機遂  
如例告補藩司吏而親友賀者踵至近入賀其  
遷居遷者予之村居也此不必賀而喜其在藩  
司將為才吏為廉吏也則不得不文以賀之且  
致屬望之意云久夫有心思有目力敢開口直  
言人是非總管農務是以托之兼欲即此自試  
其長人言或有異同日後各有條理而群疑始  
解釋公論方底定也吏不妨農農復兼吏終當  
由府部美役發身而仕路如舉行貢士有不求  
自至不卜可知者矣

思賢集序

人之常情與同情內亡無不悼者人之真情與  
至情內賢無不思者 遼國主於李才人之亡  
也為之詩詞諸製積成數卷句工辭麗調雅思  
深自是王言有非文士墨客所可企及者讀之

似猶夫常情與同情味之無非真情與至情云  
以大國之力淑女名姬宜無不可致者何獨與  
一才人惓惓若是以其賢不易得是以思不忍  
置耳書來以一冊見示且云因鄙人四時悼內  
有作然鄙人近又有悼內同情集遂附來使請  
正兼為數語以慰其思以表其賢以叙其集曰  
嘗考荆楚誌楚有樊姬諫王射獵不聽姬乃不  
食鮮禽王因感悟卒成霸烈后衛尉稱其蹈道  
履信式瞻洪規張曲江亦謂惟餘賢媛隴猶結  
後人思樊墓在龍山下九女塚前正與今才人  
墓相望渚宮章臺鞠為荒草而樊姬以賢其墓  
獨有才人將來亦若斯矣可惜青年即散作巫  
山之雲有如襄王之思自不能已噫斯集也白  
雪陽春調愈高而和愈寡楚人故寔于今復見  
之矣

賀長山尹馮通山榮膺河道獎勵序

漕運猶人身之血脉必血脉貫通而後五官六  
府各宣其能元氣可保無虞歲在乙丑沛縣以

南數百里俱為巨浸漕運阻塞血脉停凝識者咸有元氣之慮朝議推擇一二大臣上請乃以鎮山朱尚書總理印川潘中丞分理焉土人皆謂通裏河可以濟運兩公上下相度原堤自南陽開未嘗挑挖遂具題百中橋一路勢不相背舊河自留城以上俱為黃水盤據沛之西門與飛雲橋洪流不斷舊河似難開濬而白洋淺一帶尚可施工但銀兩夫役費用浩繁有司往往有以遲悞得罪者通山馮君適為長山縣志

夫如數而敏工如期而完潘公首移文稱獎而獎辭又不專及河工其儀度政體裁冗革弊無不具悉章明况前此獎者撫按兩臺與夫戶刑兩部使者辭雖不一與潘公所云大同小異皆美辭而非溢美也世之猥猥其下者固不足道而巧為奉承以要譽於上司過為館穀以取媚於士夫者亦多有之吏之無良宜乎民之無告也通山學有本源心無私曲寬洪而精察嚴肅而慈祥是以施於有政用能綴離補敝興仆摧

強而廉介又其獨長也士夫歌誦祝詠之黎庶  
歡欣鼓舞之僚寮效法畏慕之效法畏慕之餘  
因舉獎儀而具賀文西來索之中麓山人而亦  
出於士夫黎庶之同心山人方感其禮問未酬  
不待索且當有言矧索之懇而心之同哉嗣後  
薦舉之多徵取之早長山或不得久留柱史有  
例不復東巡惟兩司及都撫為期亦不遠耳謹  
以是厚望通山日新之政而深慰長山日後之  
思

謝龍盤回文詩序

世人祇知有蘇若蘭織錦回文而不知南國有  
一婦人所製鞞鑑詞語藻麗文字縈迴句讀屈  
曲音律諧和可幾蘇作見者兩尚之或以為古  
來詩人無筭何必專專珍崇女流孔詩取興不  
遺姜衛江篇擬古獨來班媛况其高妙無窮自  
是世間一種不可少者效而為之者有唐太宗  
御製圖銘則有梁武簡文頌則有呂真人達磨  
禪師是外又有王融庾信皮日休陸龜蒙之詩

東坡初寮朱晦菴黃山谷之詞然蘇賴大周金輪皇帝及公麟等為之註釋表揚而婦人者得王勃令狐楚不至埋沒太宗圖以及銘頌詩詞亦皆桑世昌編集流傳同邑龍盤謝先生新親舊友也兼且年家素愛其回文詩嘗欲為之一序或有小助如王勃世昌輩闡明作者之意而指示覽者之端惜無前賢筆陣識見但就其一斑之見一得之愚畧為數語以置諸篇首曰詩有禁體詩之變也已以為難况回文顛倒用韻往及措辭在他人一律須用數日沉思猶恐不穩不佳龍盤則信口吐珠璣應手成綵繡逐歲應酬感興無非此體裁近又有側韻及長篇尤為人之所難其善書能文更有出乎此者將以回文成家而且專門矣是固見者所同信龍盤其亦自信矣乎

改定元賢傳奇序

南宮劉進士濂嘗知杞縣事課士策題問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不知以何者名吾明刻

示其取卷題曰風教錄夫漢唐詩文布滿天下  
宋之理學諸書亦已沛然傳世而元詞鮮有見  
之者見者多尋常之作胭粉之餘如王實甫在  
元人非其至者西廂記在其平生所作亦非首  
出者今雖婦人女子皆能舉其辭非人生有幸  
不幸耶選者如二段錦四段錦十段錦百段錦  
千家錦美惡兼蓄雜亂無章其選小令及套詞  
者亦多類此予嘗病焉歆世之人得見元詞并  
知元詞之所以得名也乃盡發所藏千餘本付  
之門人誠菴張自慎選取止得五十種力又不  
能全刻就中又精選十六種刪繁歸約改韻正  
音調有不協句有不穩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  
訂正之且有代作者因名其刻為改定元賢傳  
竒泰泉黃詹事所謂以竒事為傳者是已然又  
謂之行家及雜劇昇平樂今舍是三者而獨名  
以傳竒以其字面稍雅致云竒有餘力當再刻  
套及小令然此猶細事也如經學止知尊朱子  
便舉業勿論漢疏雖宋儒之說悉置之不問問

之不知每經止舉一家如楊慈湖之易林之奇  
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本訥經筵及魏湜  
之禮記集說多有高出朱註之上者此外能發  
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抄用  
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請之後有  
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  
則以拘拘背朱為嫌而經術不幸不滅秦火矣  
天朝興文宗本將兼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  
而悉有之一長不得名吾明矣敬因序列傳

奇有所感而為是說云

改定元賢傳奇後序

傳奇凡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  
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  
煙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  
苟作非無益而作之者今所選傳奇取其辭意  
高古音調協和與人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  
功尤以天分高而學力到悟入深而體裁正者  
為之本也同時編改者更有高筆峰弭少菴張



畏獨三詞客而始終之者乃誠菴也譬諸修書  
有總裁有纂修試場有考試有同考而予則忝  
為總裁與考試官云

### 王氏家乘序

國有史家有乘國非史則海內之事浩繁而無  
所與考家非乘則門內之事泯沒而不得以傳  
邑之新街王氏予母之母家也梧岡太守則母  
氏之姪而予之兄弟行也其第三弟則又予之  
姻姪因是拙作凡為王氏者獨多哀成一冊謂  
之王氏家乘時方修世宗實錄太史氏或見  
之而采焉則以家乘而入國史其有考而有傳  
也將必大且久矣

### 王氏家乘後序

考之記曰父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君子用是懼焉凡  
先人之事有可信而傳者不敢後而泯焉予家  
多書嘗類分其志先事者多是一冊間有二三  
冊者大約五百餘家或名以垂美或名以考終

或名以榮哀或名以世行而志感寔紀年譜昭  
節如存等雖種種不同而記事傳世之孝道則  
無不同者予為王氏家乘蓋推愛母之心以及  
其家世為王氏子孫者又當推愛親之心以守  
其家法斯乘也殆將百世可傳君子所懼於三  
者於是乎可免矣

### 傷逝編序

右川康子予忘年之友也惜未享永年之慶雖  
有誌文藏諸幽脫非萃衆文以傳諸顯則其逝  
為可傷而早逝尤可傷也昔陸士衡有嘆逝賦  
江文通有傷友人賦予乃合而為一號其編為  
傷逝此不惟闡康子之行其父母兄弟皆將闡之  
矣語云稱人之善必本其父母兄弟之聞是編  
其有得於是哉

### 傷逝編後序

編以傷逝雖出諸江陸二文士然稱名雖遠而  
取義則近逝川無迴波人命無返期要之皆可  
傷也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蘇子瞻亦

壁之遊以逝者如斯而瀉其慷慨感嘆之懷文  
通傷友賦蓋為陳郡袁炳作也炳有逸才妙賞  
乃與秋草同折文通傷焉因而有賦士衡則嗟  
人生之短期而長年之難得覽者若先及二賦  
則傷逝編思過半矣

